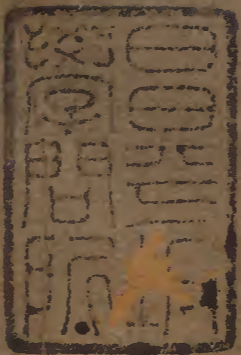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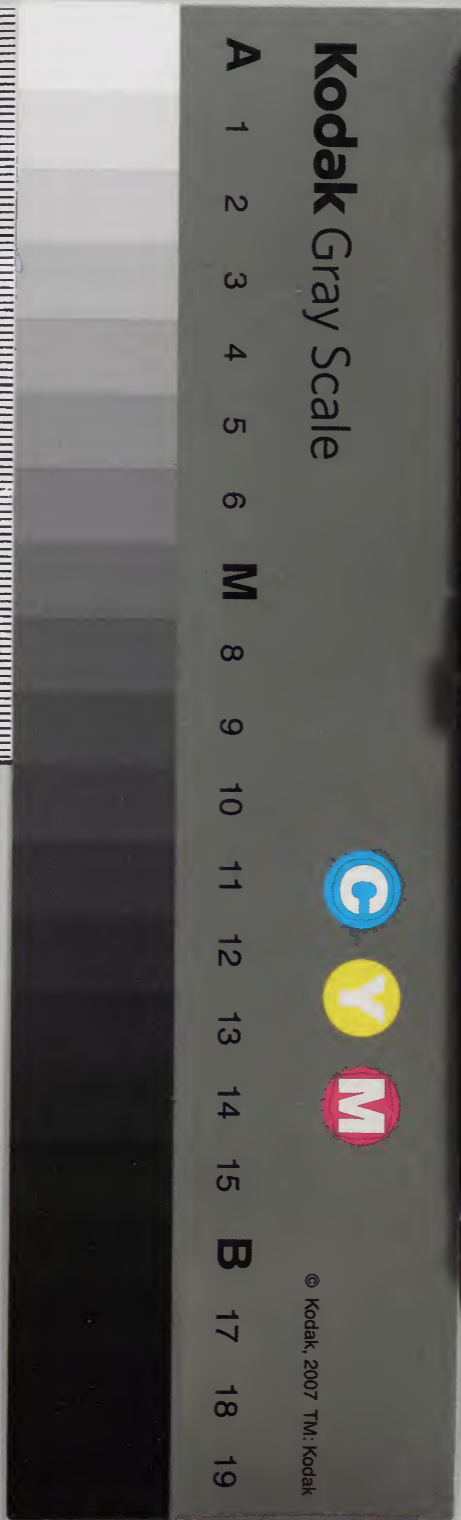
書經講義

六下



庫文閣內		
三三函	四八六九	漢書
一一架	一五冊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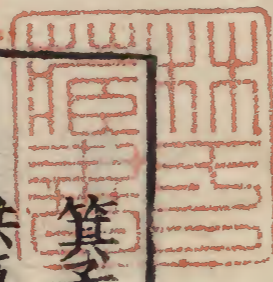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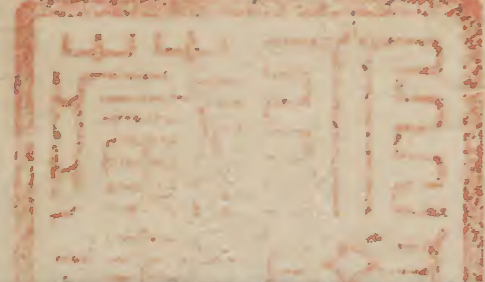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69
冊數	15 ( 8 )
函號	273 154



漢草文庫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  
洪範九疇然此九疇之垂于世也有個緣由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  
為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堙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  
爰倫攸叙

箕子因武王問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無過洪  
範九疇然此九疇之垂于世也有個緣由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  
為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堙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  
夫水乃五行之一而五行乃天之所陳鯀逆水之性是即汨亂所陳  
列之五行了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維世道常  
道所以敗而失叙也鯀既得罪而殛死禹乃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  
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由是天鑒其德于洛水中現出一個



神龜背上有文戴九履二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  
禹因次其數為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件燦然  
畢具斯常道之所以叙而無違也自禹以來相傳治天下的大法不  
列于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知彝倫之叙亦當于此求之耳  
此箕子答武王之詞乃言者至理所在不輕于答也彝倫之數叙  
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于天先叙鯀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昇  
也鯀湮洪水而曰汨陳五行者水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五行俱  
汨也不昇洪範九疇者洛書之出在禹抑洪水之後而不在鯀湮  
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昇也彝倫攸斃者洛龜之數弗顯  
則皇極之理不明對禹之攸叙而反言之也鯀則殛死帶下者謂

與句內舍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蓋至是則湮塞者有順導之功  
汨陳者有孔脩之利而震怒之威轉而為眷顧之休矣蓋五行俱  
順則脩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  
昇也九疇皆列于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九數既陳而致治之太  
法以寓雖禹第其疇而實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  
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彝倫之所以叙者在是矣彝  
倫之叙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叙彝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  
用此以治天下而已箕子以是告武王豈不以禹承洪水之後即  
武王承大亂之後禹之所已行即武王所當行也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箕子說當初夏禹即洛書之數而叙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天道莫大乎五行故配以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修身之要人君欲敬修其身須用此五事入道莫大乎五事故配以第二疇次三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修身然後可以治人故次以為第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條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能違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以為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中天下而立有

大中至正之極以為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五配之而居乎九數之中次六叫做又用三德蓋人君雖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此第六疇也次七叫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此第七疇也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入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必用衆祥之吉以為考驗欲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為考驗此第八疇也次九叫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入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為

惡必用六極以懲之此第九疇也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  
大法盡具于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洛書本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  
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以下禹分配之也一二三四者水  
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之位也六七八九者水火木金之成數  
乾兌艮離之位也五者土之中氣統生成之全數而居八卦之中  
位者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之大法意貫初一配  
以五行者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化之端也其氣運于天而  
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此為  
先故以五行配二次二曰敬用五事者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

五行之著于身者也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人  
君所以懋敬厥德而誠其身者惟用乎此五事本于五行故以五  
事配二自一而三氣之蓋著也則配之以農用八政言人君欲創  
制立法以厚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攘外  
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脩可達于政故以八政配三自三而四氣  
之著而久也則配之以協用五紀言人君欲授時齊政以合天之  
道惟此五紀之用焉察器而觀象治曆以明時無非敬天勤民者  
也政不失時必先術不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數居坤氣之中而  
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也故配之以建用皇極焉蓋人君  
立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準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

治天下之大法莫于此乎。樞紐故以皇極配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則配之以又用三德，正直無為而剛柔互用。人君用此以為應變之治者也。三德所以納民于極者，故配六書數有七，乃形之已著者也。則配之以明用稽疑焉。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惑者也。應變之際不能無疑，故稽疑配七自七而八形著而著矣。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欲省驗其得失必用此庶徵以庶徵之休咎，觀五事之修否，所謂推天而徵之，人者也。蓋雖聽命于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又矣。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言人君一身既以德而歛福，又以無過而免極矣。然以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

福使知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也。以懲天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使知悖于極者，有必加之威也。曰福極則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福極須兼君與臣民說，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前四疇所以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行而委倫于是乎叙矣。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初一五行以一為九數之首，五行為九疇之首。立說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立說五事八政以脩身立說立說八政五紀以勸民敬天立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

徵以聽天驗天立說庶徵福極以天道首驗天道勸懲立說人而  
觀之九疇之樞紐在建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只  
在敬之一字而已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箕子衍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萬物成形莫不  
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者為先後水乃天之所生為體最  
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之所生為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為形充  
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為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

居第五其為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為性潤澤而又下  
行故曰潤下火為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性則屈曲而又  
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  
為性而所生之德莫盛于五穀故于是可以種植為稼而生物之功  
于是乎始收成為穡而生物之功于是乎終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  
味水惟潤下故浸漬而為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為苦木性曲直則  
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至于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  
味獨為其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  
于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燮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  
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推行者潤下  
五句乃五行之蘊作鹹五句乃五行之味箕子所增光者下公疇  
同此推衍增光之意五行以生序微者陰陽燥濕言火者燥之  
流生于陽而成于陰者也其體最微故居一火者燥之燥生于陰  
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穉也其體  
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穉也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  
濕之凝結陰陽之冲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是皆造化之生成陰  
陽之變合其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用而不窮蓋自然之序有如  
此者潤下五句重省註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潤者陰之  
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者陽之所以燠萬物而陽

本上浮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于陰  
陰歛而柔順故從而又聾四句皆以性言稼穡則以德言土會陰  
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見其功尤著也作鹹  
五句作字俱自然而成者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至於鹹鹹者  
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  
曲直之味為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章之  
味為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其者土  
得五行之中氣故其得五味之中和也凡此五者皆調劑于陰陽  
之精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即有此味  
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通節章不得閒語只用陰陽燥濕字挑剔



精義錄卷之六

為是夫五材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修治道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皇極以叙彞倫也故為九疇之首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一曰五事蓋人稟造化五行而生

故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五事之目貌為第一

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之

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

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故居

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

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齊莊中正而為恭言之德順理成

章而為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為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為聰思之

德心通乎微而為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則臨民之

際自然有感可畏有儀可象而載然其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

之時自然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自然不

蔽于所見凡人情物理無不洞照而為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自

然不惑于所聞凡是非可吝都能裁度而為天下之善謀思慮惟能

通微則自然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為天下之至聖人

君子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身脩道立而可以為天下法矣然貌

言視聽思事雖有五而以思為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為

言

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乃有所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要在是矣

此詳五事之疇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誠身之所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先後為次第貌者精之凝言者氣之發視者精之顯聽者氣之藏思者精氣之會而貌言視聽之主宰也始生即有是貌既生而後能言言而後能視視而後能聽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而後能思正與五行之生序相合此五事之叙也五德是自然之理即有物有則之謂齊莊中正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即有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

其君故第四件是司徒之政造疆場定廬舍所以奠居也民之遊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脩矣外治不可不舉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于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為序蓋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以足民之食焉食為民之

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  
民之貨焉貨爲民之所資故居一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  
因之以脩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生養旣遂當知報本  
故祀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字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而居四  
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死在于安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  
性逸居不可無教也故卽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淳典和則莫非因  
天以正民之德也天齊于民強教不可以無刑也故卽繼之以司  
寇之政焉詰姦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慝也以至天秩有禮而  
人君因之則有賓禮以親邦國焉內治舉而後可及于外故居七  
天討有罪而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平邦國焉用兵非聖人之得

已故居六政之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故  
曰農用八政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  
政舉則德澤不壅過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凌同歸于厚民而已  
按此節虞之九官周之六卿職任皆不出此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  
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爲春夏爲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  
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一件叫做月蓋月行于天本有生明生魄之  
候因而定之爲晦朔弦望合二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  
于歲故居一第二件叫做日蓋日有出沒則因之以辨晝夜日有先

後則因之以次甲乙而日于是乎可紀矣日統于月故居三第四件  
叫做星辰蓋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為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  
則分為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于是乎可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  
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蓋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  
本都有個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為一定之曆于其常行也有推  
步之法于其變動也有占驗之法而天道之始終于是乎可紀矣曆  
數所以總叙日月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  
時可以立教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曰協用五紀

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以屬大有統紀綱維之  
意故曰紀非紀載之謂也五氣之順布于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

行焉則因其四時之一周而紀之曰歲歲居二者以其無不統也  
月之運于天載魄終魄而晦朔交焉則因其晦朔之一更而紀之  
曰月月居二者以其統于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點定其  
甲乙之次而紀之曰日日統于月故居三星辰成象于天則辨其  
經緯之名別其次舍之位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為日月之經行故  
居四歲月日星辰之在天有常變而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  
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曰曆數焉是曆數又所  
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其一定之紀者天  
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  
也故曰協用五紀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

違天政不失時者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叙彝倫之先務哉自  
二五事至此節則以五事為脩身踐形為治之本以八政五紀為  
勸民敬天為治之具立說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  
時立說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

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蓋人君  
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為之間必須大中至  
正盡善盡美立標準在上然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為法則矣這謂之  
建其有極天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

為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似自己斂  
聚來的一般這是欽是五福然這皇極之理乃天下人所同有人君  
為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以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  
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皆效法君上脩德行善也都個個獲福則我  
之獲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這是敷錫厥庶  
民君之與民同福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脩德行善的都得了為  
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把君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  
敢失隊民安于下則君身尤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這  
是錫汝保極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為一身必與民同  
歸于德而後其德為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為備若君

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為有歉矣此九疇以皇極為主而居于中五之數也

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皇極之意也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皇建有極是一篇綱領兩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乎民一是民之所以與乎君也極字兼至極標準之義即所謂人極也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者以其為固有之理也曰歛福曰敷錫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歛之極從于彼而福隨于彼若或有以與之也用字重看令得造就敷言

意蓋言人君以一人為天下主則當以一人為天下法故敦五典以樹表儀統萬善以彰物軌而建極于上也極建則惠迪而應之以善作善而降之以祥百順聚而五福集矣然皇極之理天下為公而皇極之君尤當造福生民者也則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以一己之極與天下共由之以一己之福與天下共受之所謂用敷錫庶民也庶民實蓋官在內敷錫只是君使之如此未可言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錫汝保極者言庶民觀感既深儀刑既孰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而共保也在君曰有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所建之極即民同有之極所保之極即君所與之極也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保

極可見相與之盛處而實歸重君一邊皇極即思作聖之人居位以正者也是故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均之歛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為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三者備則極道全矣建極本敬用五事來當以此意結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之庶民皆循禮守法不交結淫邪之朋黨以相聚為非者在朝有爵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各脩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

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之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豈能感化天下之臣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朋則非以中道相合比德則非以中道相守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則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反側之事萬民和于野百官和于朝而有會極歸極之盛矣即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講作也然者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極于上固足以感化乎  
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  
使之盡歸于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幹  
事者又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  
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時時  
置之于心不可忘也又有一等的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  
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為非而陷于過惡此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  
與為善棄之則或流于惡人君亦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拒絕  
了他若此庶民能感君念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翕然不墮

純然有德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于有道之容發于言則每每  
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笑道之不置此便是向上之人汝便當加之  
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  
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  
將見惟時庶民皆奮于感恩樂于從善斯能悉歸于惟皇之極而所  
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人君欲造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于此加之  
意哉

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同觀感不一  
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敷錫之意而納之于極哉此節造  
就乎民也有猷是智足以謀事者有為是材足以辦事者有守是



志有所不為者此是一等人蓋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念之是不忘其成就之心敦篤而激勸之謂不協不罹又是一等人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之是不拒于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卽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脩至此者發于外有安和之色則容止可觀不以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游而漸趨之矣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則中心有主不以淫朋奪志而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汝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徵而俾其俯仰之無累不但念之受之而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所以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見與極為一意蓋進善之機既得于裁成之術而為善之力益奮于

激勸之思是以此所以惟皇之極也惟皇之極則安和進而為守和好德進而為成德才歎泯于無迹身心安于無咎信能保極于無窮而無復淫朋之可慮矣

無虐禬獨而畏高明

箕子又說人君之于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有偏私之意蓋慶賞之典施于善良黜罰之法加于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宜宜論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勢孤寒禬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序于皇極的便是惡人便當棄之黜之而加之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

憚之也夫榮獨者人之所易懼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榮獨者其  
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為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  
則非高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恃而敢為惡此王者之道所以為至大  
至正而能造就臣民也

此承上起下之詞榮獨是孤寒之士無勢可附者以其微而集之  
是即懼之也無懼即念受錫福之謂榮獨無懼則無不教之民可  
知高明是在位之人已享厚祿者不知所以懲之是即畏之也無  
畏即施威奪祿之謂高明無畏則無不教之臣可知蓋納民于極  
而進之之心常加于所忽納臣于極而抑之之心常嚴于所畏見  
皇極之造就無遺也

人之有能為便蓋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便有好干而家時以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  
汝用咎

箕子又說天之生人全材難得而偏材最多有以進之則皆為全材  
故人君不可不察情而成就之如在官之人有優于才能足以應務  
的有長于術為足以任事的這等的人在已每自負其長而于俗或  
致乖忤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僻不通必須在上者鼓舞振作  
他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加脩其行而盡展其才庶幾人樂  
為用百務脩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  
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有能為為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

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苟廩祿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則此人心亦將牽于身家之累雖有才能何暇為國盡力且不免于罪戾矣况望其能為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者也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干其無能無為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不惟無望于方穀適為汝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于邦國矣此又汝之所以當戒也此節欲其造就乎臣也首二句泛言造就人才之有益于國有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而因戒其不可濫也有能有為是見于治國治民之時者與庶民不同使蓋其行使字重看令下文既富方穀意如云與以為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術使能者益進

于能為者益進于為而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只用官使皆賢才意蓋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而升于太猷之謂不揜治效言既富方穀正所以使之蓋其行者正人即有能有為在官之人方穀上有督責懲戒之意必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為善也觀既字方字可見不能和好于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俯仰之累時人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是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平註中祿以與賢貼凡厥正人以下四句不可及惡德貼于其無好德三句蓋示以造就人才之要而因嚴其戒也夫惟祿不及于惡德之人而必及于能為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行以錫福而

進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太抵此節與庶民對者而  
意更曲折要者得員活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箕子說王者以太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以為臣民法則又行為訓  
詞以正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為  
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為公平之處事亦不待當便自與皇極之道  
理相背了凡尔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  
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  
意以為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好所當好

可也無有意以為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路而  
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  
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  
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  
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  
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教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為私  
意間隔遂與這道理相違而不能會合為一若是性情不偏好惡多  
正則意念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般將  
合異為同美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理只為私事遷移  
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

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依歸就如冰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  
止矣由是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得  
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既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設教  
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惓惓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而又立言以  
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戒之訓之俱兼臣民言要體貼  
諷詠之意主義等字就不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句是戒其心之  
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為裁制之宜故曰義以  
其為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為天下之共由故曰路是至中至  
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

戒之無偏云去而欲其知所遵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  
而欲其合皇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而  
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黨反側之私  
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去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  
字皆于心上用功蕩蕩下要補出當與之為二意末二句申明上  
二段言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故總承上意而教之亦勸  
勉之詞非結語也太意云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  
生于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而心之所尊者皆皇  
極之用則志有定向能望極而趨故曰會其有極蕩蕩平平正直  
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陂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

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行有歸宿與極相安故曰歸  
其有極會則合而來猶與極為二歸則來而至與極為一夫心之  
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歸極者蓋已私猶根于心必待克治方能會  
極已私但見于事一渾化之即能歸極也曰皇極之所由行而承  
偏陂好惡曰皇極正大之體而承偏黨反側者蓋存于心者所以  
為行極之本而皇極正大之體則應事之本也體是體段非體用  
之體大抵偏陂好惡即淫朋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即淫朋比  
德之見于事而極即惟皇所建臣民所有故道義路皆曰王者見  
臣民之極由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固有之極非君與  
之也此節正是言教為敷錫中事而保極即在會歸之後當玩味

註中戒私訓極等語亦要緊

曰皇極之敷言是疑是訓于帝其訓

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行為言以  
訓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  
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于民生日用  
譬如菽粟布帛一日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  
有關於人心世道譬如著龜藥石萬世違他不得是天下之大訓也  
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然  
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騭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王者  
代天以有言耳非一人之私言也

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為化臣民之要道而不可忽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牖民之訓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奮極之趨蕩蕩平平正直又示人以歸極之的是也彞訓亦當貼入倫事物上講有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彞有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指遠為臣民之範圍而不淪于狹小故曰是訓註中理出乎天二句當審者蓋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夫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即陰陽之化工其所以教治百官者即相協之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蓋推敷言之妙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謂繼天立極者不可不以之而訓臣民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於皇極之敷言一竦動于聽聞莫不頌法而身體力行之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消融天理日以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至此則皇極之化大同于天下而敷錫之恩深入于民心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為稱頌之辭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

能過豈不是百姓的父母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以訓吾  
民要成就我都做好百姓其於王者代天理物之道夫復何愧豈不  
真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以親之也曰為天下王所以尊之  
也敷言之感入如此觀于庶民而羣臣之得于觀感者又可知矣  
上贊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即敷言感入之深欲其知所  
勉是訓是行串說蓋理易從而言易入故諷詠而踐履之也天子  
之光即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華近之即是會極歸  
極之意蓋傾邪狹小之念已忘公平廣大之理已達君之所建者  
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此與保極惟皇之極意對  
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

提起恩育君長兩平皆就敷言上說蓋父母之愛其子無不欲其  
入于善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歸于皇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  
于邪者至矣非民之父母而何王者無棄物必欲人之盡其性也  
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安于皇極則綱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  
矣非為天下王而何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言庶民則臣  
可知皇極至此則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所以錫保者愈  
至人君子萬姓而君天下其道孰有加於此哉○按通章雖有建  
極造就敷言三項然以建極為生而造就敷言則輔成之者也然  
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而敷言又即造就時事無其先後曰保  
極曰無淫朋比德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方穀曰會極歸極曰近天

皇極經世一書卷之四



子之光俱一般看不分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謂既保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此意亦不可少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爻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箕子說洛書第六疇叫做爻用二德蓋王者以身建極雖是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是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為垂拱而治乃上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為主乃聖人所以宰制羣動而齊中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教先委曲謂

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時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于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實嚴亦異其用于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強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為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因俗而異施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潛退過于柔者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于

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因入而異施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為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于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舒慘異宜而皆一元之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益于此此詳三德之曠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別其用也正直是恭已南面建極示人而不事威福抑揚之謂無為乃聖人之本心故居一剛克是威以奪之而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揚以進之而堅強之教足以起懦之謂剛以法天之律君德之所至也故居一柔克是福以予之而惠和之政足以濟弱抑以退之而和衷之教足以

損過之謂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此三德之次第汎言治天下之德不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乏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蓋平康之世民無淫明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則以正直之道待之蓋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而已矣強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此因其習俗之偏而政以治之所以納之于極也沉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爽偏于剛而過于極者則抑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因其氣稟之過而教

以化之亦所以納之于極也氣稟以天言習俗以人言剛柔非必  
舉世皆然猶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因時以制宜隨俗以  
應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平康正直如太舜禹格之後成周  
刑措之時也彊弗友剛克如周公之志殷是也燮友柔克如君陳  
之和中是也沉潜剛克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柔克如由也  
兼入故退之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箕子說入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若非總攬乾綱于  
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  
德于天下的叫做福這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

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于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  
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乃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  
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人者品物為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  
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事也若在下為臣子的于君上威福  
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王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  
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仇亦無敢有僭用君之平  
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已各分  
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也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  
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王食是四海九州所當貢者與威

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權字于惟作二字上見臣曰  
無有正見得惟字意蓋臣而上僭則君權下移矣還重君一邊威  
福不可以上文威福抑揚講比上節高一層者

臣之有作福作威至食其害于而家以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  
用僭忒

箕子又說人君權柄不可下移下移自有其害若臣下而敢有作福  
作威至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  
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  
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  
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

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于上其害遂至于

此然則為君者其可不操  
大權于已以表莊萬劫乎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指諸侯大夫  
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者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  
極則威福至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至食自諸侯出自太  
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  
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凶害是攘奪刻剝家國  
不寧之意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觀兩用字相對可見蓋用字猶  
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廉也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  
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祖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  
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

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註中固字亦字不可泥誠使大權歸于一統而政柄不至于下移則國家有紀綱臣民有趨向而正直剛柔惟吾所用矣尚安有陵替之患哉是應變之治有三致治之權則一此維持皇極之要而又用三德之旨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于心外詢于衆然又必聽之于神而其疑乃決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撰著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著之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著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決

疑必須簡至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為太卜太筮之官使  
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疑不決乃命這人或用龜以卜或用著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

此詳稽疑之時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然天之意非著龜不傳而著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擇人以主卜筮尤稽疑之要也擇字重建立字輕所擇之人是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天合者蓋必得是人然後可以紹天之明以定天下之吉凶也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筮之是臨時事

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箕子說卜之法用火灼龜卽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觀其所辨之文而象數以見有其狀滋潤而如雨者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者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者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尅之狀者其兆屬土此五者皆卜兆之體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已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坵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潤澤而為雨開明而為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繹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左右交錯彼此相勝是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

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卜者有所進矣五兆無一定之吉而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真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曰貞曰悔

箕子說筮之法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二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老陰則變而為別卦所謂支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支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支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

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者事之幹有事始之義悔者生乎動有事終之義二者非卦名乃卦體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當其奇耦之既具扞操之既成則有貞有悔焉曰貞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為于未動之卦則為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為所遇之本體以宰萬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後形幾已著而復變于卦之不動則為外爻而上體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值以通其變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蓋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且一貞悔統而觀之

凡卦各一貞悔也因卦體以定吉凶而稽疑于筮者有所準矣凡畫卦自下而上二爻為內卦上三爻為外卦卦有動爻而占者值之曰遇卦及動爻變為他卦曰支卦卜兆本于五行則必心通五行者而後可命之以占卦主于陰陽則必德合陰陽者而後可命之以筮此稽疑之所以重釋久也

凡七卜五占用一衍忒

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兩齋家釋克貞悔是也分而言之則卜用兩齋家釋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免于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此推卜筮之用蓋上二節但以體言衍忒則其用也凡七總而言  
之卜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即是稽疑人事指祭祀征伐等事  
推行非特已過差而然其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下筮  
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兩齋蒙驛克貞悔上文未會露出占  
字卜字連用幾個曰字一串叙來至此而始總之曰凡七始明之  
曰卜五占用二分五兆之為卜用貞悔之為占用也傳註者于上  
文俱說破了則此卜五占用二似為利語作文者須要善體帖  
立時人作卜筮二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占卜之  
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下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

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皆以為吉固斷乎其可行  
矣其或一人言凶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  
于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為凶固斷乎其不可行  
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二人同則凶勝于  
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以入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  
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即前所擇建之人卜  
筮必立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難從  
故必三人占而後可以決其從違從二人之言者一人告告則雖  
一人以為凶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為吉亦在所必



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言凶皆同則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于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當行當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謀之于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

咨訪于卿士集思廣益看朝廷上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采看閭閻的衆議如何然後謀之卜筮焉蓋人謀出于有心不若著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故既參之于人已又須質之于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箸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此稽疑之序也若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著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間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大同

之應如此若是謀之于已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  
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  
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  
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  
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于卿士  
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著短龜長又與尊者之  
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  
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  
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  
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矣夫謀慮必合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

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  
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  
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指戎祀等事凡近有孫  
于君身之休咎遠有孫于子孫之禍福者皆是謀及乃心審諸已  
也謀及卿士庶人參諸人也謀及卜筮斷于神也蓋一人之見不  
可以自是故參之于臣民臣民之謀猶出于有心故決之于卜筮  
此自然之序也大同是通乎人已而無二質諸鬼神而無疑之謂  
康強逢吉內畧點戎祀意講逢者會逢其適之意蓋當時所行使  
子孫得蒙其庇也此稽疑大同之應上言卜筮于臣民之下者稽

疑以人謀為主神謀為斷也此言筮于臣民之先者決疑以神  
謀為重人謀為輕也自此以下則雖不能天向而亦不害其為吉  
者故君謀配于龜若者亦吉臣謀配于龜筮者亦吉民謀配于龜  
筮者亦吉謂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于龜筮一從一逆本  
不可以舉事然筮猶出于人而龜則純乎天故亦可以作內也若  
龜筮共違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蓋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  
筮則紹天之明者故以是為主以此行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  
何所不決故曰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箕子說洛書次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為感通但觀天道  
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  
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之氣交則蒸潤而為雨自陰陽之氣散則  
開霽而為暘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為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為寒陰  
陽之氣相嘘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為風然雨暘燠寒風都有恰好的  
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缺不多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  
又且各應節序如當雨而雨當暘而暘無一不當此時是五氣順布  
而無乖戾矣將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植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  
而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乖錯極備而傷于太多  
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于凶災如雨多則澇暘

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以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于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五氣之休咎如此人君之于天道豈可忽哉

此下詳庶徵之疇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來備其叙言五氣之順其時即所謂休徵庶草蕃廡則休徵之效也時字包得來備以叙之意來備以叙一直說正應上時字言歲日月之內既無匱乏又不愆期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成等而言作效說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叙者以字對後百穀不成等而言反上庶草蕃廡有曰二者言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于此亦是

以致凶也極備極無即是咎徵凶即是外徵之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兩場燠寒風之異故人事脩于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如動于貌者端莊嚴恪則做肅是貌之德脩矣貌澤水也而雨亦屬水故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則做又是言之德脩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故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脩矣視散木也而燠

亦為木之氣故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脩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為金之氣故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于睿聖是思之德脩矣思通土而風亦為土之氣故風以時而順應之夫五氣節調則化土順運此太平休美之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于下則天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于狂蕩是貌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于狂也言不能作又而至于差謬是言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暘蓋亢旱為災有類于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于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寒蓋栗

烈之氣勝有類于急也睿不足察幾微至于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風蓋陰霾之沴作有類于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沓歎瘡厲之變所以謂之外徵也

上言休徵外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外徵之由纔說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備其叙意各字恒字應極備極無意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休者由五事之得以致之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咎者由五事之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以五行分配蓋兩屬水而貌澤水也貌肅而嚴整自有滋潤之意故時兩應之暘屬火而言揚火也言又而條理自有開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散為木而燠亦木也視哲而有智則有昭融和煦之意故時燠應之聽收

為金而寒亦金也聽謀而能度則有藏密疑結之意故時寒應之  
思通為土而風亦屬土也聖無不通則有踈通旁達之意故時風  
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貌不檢制為狂狂則蕩故  
恒兩若言不合理為僭僭則亢故恒惕若視不哲則猶豫而不明  
故懈緩而恒煥應之聽不謀則躁急而不密故縮粟而恒寒應之  
不能聖則蒙蔽而不通矣象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故恒風應之  
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蓋和德備于已則和氣應于天  
人有乖德則天有乖氣乃感應自然之理其實一德脩則五德皆  
脩一氣應則五氣皆應但以其理言之不必泥也○按稽疑庶徵  
古者天人之際流通如此易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是

也漢儒于天人之際其言之庶幾者惟董仲舒其後流為災異之  
學如夏族勝劉向京房之徒乃事事為之配合其傳會甚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者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  
不誣故凡為君為臣有代天理物之責者須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  
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  
自己的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  
之間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脩或水旱頻仍災異疊  
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  
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者在于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

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職業脩否槩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于月也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終日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干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善其所終省之而乖氣應則交相儆焉而益儆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為祥亦不難矣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庶徵之休咎既係于五事之

得失則欲省五事之得失者當觀于庶徵之休咎也省字貫卿士師尹而言正所謂念用庶徵者三惟字重省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王者如天運于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故庶徵休咎有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王猶月之統于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二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師尹猶日之統于月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咎省五事之得而益勵于交脩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不可以註中徵字就當省字者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故其所省不同如此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意相似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童家用平康  
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不爽者故大  
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兩暘燠寒風之時一都應候  
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脩休徵協應其為效驗豈淺  
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穰之慶矣以治  
功言之則政治件件脩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  
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重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  
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夫陰陽調而寒暑  
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遺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  
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脩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臣  
不可不以是而省驗也時字即曰時之時字無易者謂兩暘燠寒  
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也應上來備其叙看正是休徵下四句  
則是休徵所感應上庶章蕃廡者用字猶因字謂因休徵而致然  
也百穀隨時而豐歉者今則因之而成焉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  
也治道隨時而汗隆者今則因之而明焉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  
也賢人相時而進退者今則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而明揚矣國  
家因時而不暴者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而平康矣是五氣  
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脩有以本之也王與卿士師尹  
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又就禮樂法度等事說家就國家說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兩暘燠寒風都  
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脩咎徵之應也其為害當何如哉  
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熟而饑饉存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  
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道其處側微而無用  
世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告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其生矣夫  
人事不脩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常然人君若能及身脩  
德則亦可轉災為祥而咎徵將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  
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  
不省驗之意時既易既是咎徵應極備極無者下四句是咎徵所

致應一凶字俱與上節反者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其得失固徵于歲月且矣至于庶民則其  
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為休為咎只係乎上之  
之得失其散處于下如眾星之附于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惟星然星  
宿之中其氣類相感都各有所好箕子主風故其性好風畢子主雨  
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  
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于天雖各有所主而其  
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

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月之行立及與冬  
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視其道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  
驗矣然日之從星不可見而月之從星為可見也月行到東北而入  
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為風到西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為  
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于天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于衆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  
至微者有闕乎至大者之成功變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微而卿  
士師尹所以布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于斯察四方之幽隱以  
達乎上者恒于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曜順度則三光全而風  
雨時百官脩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為太

平之治矣

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係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者當  
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  
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  
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天文  
講究方綴正意在後庶民惟星處只云民麗乎土為卿士師尹之  
所統率猶星麗乎夫為日月之所經行不必入有欲意箕星是東  
北之木宿列于心尾之下者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觜之間  
者星固有風雨之好而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  
之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焉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

夏之令為此固運于夫者之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窮而成風以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雨以從乎畢之好獨言骨者惟月為可見也然星非真有所好特氣數之所感日月非真有所願從特行度之所次曰好曰從不過即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者耳夫星有異好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民有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之則衣食足而知禮義五事脩而休徵應矣有近民之責者可不勉哉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所以成歲功言卿士師尹不言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治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箕子說洛書第九疇曰嚮用五福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即次之第三件是康寧蓋人生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康寧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乃為真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亦多福莫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蓋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于非命乃為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能歛福于一身以此勸

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此詳五福之時以緩急先後為序五福兼君與臣民言壽者天子  
萬年黃耆無疆也人情莫不欲壽而壽實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  
富者王食不移厚祿是繼也人情莫不欲富而富所以厚吾生者  
故居二康寧者身無違疾心無憂患之謂福以身安為泰故居三  
攸好德者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之謂福以道克為貴故居四考終  
命則休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  
勸則有以歛福于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蓋皇極之  
君不以一人為福而以天下為福也君民雖並言實歸重君上有  
天降福言則壽為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為本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為惡者天必報之以禍  
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  
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个  
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  
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  
即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鬱此心威威  
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  
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  
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惡性之過剛而為惡惡則悍然不顧

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為弱弱則怯懦無  
為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為善則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此可不  
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  
執威福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天而不  
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

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為序凶短折者壽與考終之反疾憂  
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弱亦謂之極者蓋弱  
則不能自強必墮于惡也人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  
外乎此所謂威用六極也太抵五福以入所最好者為先六極以  
入所最惡者為先

卷之六終

